

# 颠覆与重构中的网络文学范式

## ——以文本建构为例

常焕辉 辛朝晖

**摘要:**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对传统文学范式的冲击与颠覆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从文本的构建者主体地位、文本的“语言”媒介以及文本的自足存在性等三个方面进行范式建构探讨,对网络文学文本范式提出了个人的学术见解。

**关键词:**网络文学;范式;超文本;语言工具性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490X (2005) 8 - 150 - 03

**作者:**厦门大学,宜春学院副教授;江西,宜春,336000

### 一 引言

网络文学兴起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其发展与繁荣的态势却是空前的。其发展的超前性与相关理论阐述的滞后性是一对客观矛盾。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理论范式的冲击就是个不争的事实,它的兴起与发展不是完全以传统理论范式为神圣衣钵,而是在颠覆传统文学上历时形成的范式同时,不自觉地进行自身新范式建构。

对于网络文学的定义,国内已经有所探讨。“李寻欢认为网络文学不是‘写网络的文学’,也不等同于‘网络上的文学’,准确定义应该是‘网人在网络上发表的供网人阅读的文学’。”它既包括反映网上生活的作品,也包括反映其他各种生活情状的文学作品。

传统文学,在它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成熟了自己的个性,在传统文学文本范式的主要理论观念中,“再现”和“表现”观引领着人们的眼光,但无论是“表现”还是“再现”,它们在文学认识上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认为文学是作者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某种代言人的形式创作出来的、用文字加以表达的“幽闭文本”。“其基本范式具体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作者的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其二,文学作品是用语言文字写作的供人阅读的文本;其三,文本一经形成,其形式和内容具有封闭性,文本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所在”。

### 二 网络文学打破、颠覆着文学文本的基本范式理念,建构着自己的新理念

#### (一)网络文学打破、颠覆、重构文本构建者的主体地位。

##### 1. 传统作家的话语权力旁落,作者群体呈现大众参与态

势。

在传统文学发展的过程里,很大程度上与作者的知识话语权力垄断密切相关。由于知识话语的垄断,使得作家的自我主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作品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他们宣讲布道时引用的一则寓言,抑或是一件道具而已。当 they 和主流社会合流时,他们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其训导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构;而当 they 与主流社会相忤时,则摇身一变,成了愤怒的抗议者和社会良心的代言人。这种角色定位,使作家在传统文学中的地位极度的异化,作家曾一度被誉为民众的精神导师。与之相应,就形成了传统文学文本的构建者(作者)的主体特殊地位,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异化为类似于布道般的宣讲与倾听的关系。

然而,随着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得作家的传统至尊地位受到质疑。电子媒介逐渐在各个话语领域形成强势,文学文本随着话语权力的转移和原有者话语权威的旁落,使已形成传统的文学文本的构建者受尊崇的地位被弱化。比如作家,曾在一定时期里,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或“人民代言人”来称谓,九十年代以来则自动消解,多以“码字匠”、“写手”自诩。事实上,电子技术与商业社会的结合,促使大众消费文化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内容已被要求是汇入电子时代的大众消费文化,作家的精英地位不复存在,写作也成为一种普通的劳动,一部分以写作为职业或生存手段的个人与群体,谓之“自由撰稿人”,文学文本最后一道神秘意味被消解与颠覆。在互联网时代里,BBS、免费个人主页等为网络文学提供了广阔天地,这种可以互动的话语平台的搭建,使传统出版业体系中的文学文本必须经过审批方可成立的威严被解除。

也正是由于网络传播媒介的虚拟性与没有以往的审查制度,使绝大部分人有了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文本的产生机会与空间大为增加,作者群体中增加了大量的普通人。这样,创作群体的总体地位下移了,创作不再是个别人的“特权”了,文本的构建者不再有如作家、文学家等称谓的神圣光环,往往以“网络写手”谓之。网络文学文本最终导致“稀缺性和话语权威形成的神性”等特质的丧失,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作者退缩在话语权力旁落的边缘,创作主体之作者群呈大众参与的态势。

##### 2 传统审美取向的核心地位的破坏与颠覆,于审美与快餐文化之间寻找平衡支点。

传统作家的创作,往往都是基于自身审美情感的凝聚,对世

界和自身生命的独特关照。当这种审美关照与自身的心灵相撞击,创作的欲望产生了。这时候,作家的审美情感积聚到了饱和点,然后选取适当的形式予以物化,这时,作家审美情感的物化产物——文本就产生了。作家的创作是基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独特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审美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最重要的要素,审美价值在传统文学中处于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

然而,网络文学文本的独特载体与作者群体变了,带来网络文学审美价值削弱与“文化快餐”浓重意味。网上的文字一日一更新,甚至几分钟的时间,便被淹没了。何况其写作心态都带有明显的自娱性、随意性,这些属性势必会导致其快餐文化的价值取向。大量的网络写手并不是为了追求审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游戏、玩乐的态度。虽然也有人承袭着传统的路数,但更多的人却是在抒写着所谓的自己的“心情故事”,在网络世界宣泄着被日常生活所压抑了的个性与郁闷;或是通过扮演在实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社会角色,以求得在虚拟世界中的象征满足。当年被誉为“网络文学三驾马车”之一的宁财神说,他的写作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影响他人的需要为写而写……为了在网上度过的美丽而绵长的夜晚而写”。这一切决定了网络文学文本构建主体进行的文学创造已不屑把审美作为价值取向。他们的作品不会像传统作家的作品那样,把审美要素放在第一位,去追求文本的审美性。在社会知觉上,网络写手与传统作家更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作家出于出版的审查制度和个人名誉的考虑,他们对世界的知觉往往是经过审美过滤的,其作品是经过艺术家的审美加工后表现出来的。而对大部分的网络写手来说,由于网络传播媒介的虚拟性与没有以往的审查制度,完全不用考虑个人的名誉,社会规范的影响,网络上的文字更多的是作者对世界的知觉与个人心灵的直接表现,因此就造成了网络上的文字趋于情感宣泄化,过分的强调某种快感而丧失了理性,普遍缺少审美的诗性自律。当然,写手们为了使网上的文字具备文学性来延长其生命,总还是要在审美与快餐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的支点的。

### 3. 文本的创作主体个性特征丧失,呈现群体的相似性特征

由于网络文学的交互性与灵活性,使其文本的文体个性特征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一般说来,文本的创作主体个性特征,主要通过文本的文体表现出来。文体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文学的体裁特征,如小说、诗歌、散文等;一是指作者写作中各种技巧,尤其体现在语言上的独特风格。”由于多媒体技术的支持,网络文学中的纯语言特色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虽然传统印刷体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图文并茂者,但与网络文本中的‘文、影、音’并陈,交互能动相比,两者的差异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网络文学写作空间的自由延伸不仅表现为多媒体艺术的展示,也表现在网络文学所特有的语言风格中。如台湾痞子蔡(蔡智恒)的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其语言就大量采用了网络聊天上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和BBS情景渲染。这样一来,网络文学作品中个性的语言特色就被这种工具性的东西所替代,文本的个性风格,尤其是语言的个性化风格也就再难以体现出来。因此,网络文学文本的文体特征便很难辨认。这种夹杂着各种类型艺术、各种体裁风格和大众网络语言的东西,用传统的文学术语几乎难以给它准确命名。

特别是由于网络的交互性与共时性,某个“网络写手”一有

“鲜招”,立刻就会被轻而易举地一而再,再而三的模仿、克隆、拷贝而去,拼贴成的网络文本;还有一些以“接龙”等形式,由多个作者参与其中完成的文本,其文本的创作主体更难呈现独特的个性,而呈现出群体的相似性特征。

(二)网络文学已将媒介手段延伸到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更广阔的领域。

### 1. 网络文学语言的立体性与双重语言工具性。

传统文学塑造形象一般主要依靠单媒体——文字,读者通过文字符号去进行艺术的想象和再创造。而网络文学采用包含文字在内的多媒体手段进行形象创造,极大地延伸了文学文本构建的途径与手段。同时使读者可以有多种感觉通道,根据解读需要自由选择路径。多媒体“必须能从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种媒介;它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网络技术的便捷性,给了网络文学充满图像、并置事物、口语跳跃和断层的途径与手段。如台湾苏绍连的《扭曲的脸庞》,除了四周诗句之外,画面上的一张脸庞可随着你按不同的数字键而动态变换各种表情;杜斯·戈尔的flash诗歌《象天堂》,一个绿色“象”字的舞蹈引出诗歌文本。动态文字或影像能很好地将文学与绘画、音乐、影像等混合在一起,它具有极大的艺术潜力,网络文学文本的这种立体的、数码化的传播效果是以往“语言单媒介的纸质文学”所无法企及的。

另外,“网络文学以双重语言为工具,即自然语言和计算语言。自然语言呈现于人机界面,计算语言则用于程序开发。因此,网络文学活动既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与阅读,又是科技意义上的程序应用。对于纯文字型的作品来说,所应用的也许不过是与字处理、文件上载下载有关的程序;对于多媒体型的作品来说,所应用的软件便多种多样。网络文学读者不仅从作品中体验到文学趣味,而且感受到科技意蕴。真正的鉴赏家,要能从文学和科技双重角度揭示作品的价值。网络文学内容的评价,受审美标准和科技标准的双重影响。技术含量高低,早晚将成为评价作品的尺度之一。”

### 2 文本媒介手段的符号化

(1)语言符号。语言文字符号虽然是网络文学的主要表现媒介。但这种网络文学的语言符号有新的特征。其一是符号化:某些符号开始入侵汉字系统,成为网络文学新的语言形态,如脸谱造型,还有缩略语。其二是简洁化:从书本文化转型到数字文化,将根本改变每一社会层次上使用语言的方式。复杂而有特色的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将逐步被电报式的“平实说法”所取代,简洁是电子文本的灵魂。其三是新奇化:目前网上聊天室常用网络词语已达2000多条,如“gf”(女友)、“bf”(男友)、“bt”(变态)、“nb”(牛逼)、“大虾”(大侠)等。

(2)图像符号。网络文学已经打破了单一语言文字媒体的壁垒。图像化趋向又是网络文学的艺术特征之一。“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视觉……”,黑格尔就曾这样说过。网络文学文本中图像符号日益丰富,如台湾几米图文诗《照相本子》等作品就是文字和图像混杂的作品。

(3)声音符号。声音和旋律可以增大网络文学艺术想象的空间。音乐的想象空间要超越其他各种媒体,其蕴涵的艺术信息深不可测。台湾蔡智恒的最新小说《w寄生》,不单用文字感动人,还配上旋律,把人们带入有点无奈的情爱世界,从而来提高阅读趣味。由多媒体熏陶的年轻人,阅读自然也不单依靠传统文字的编排,还须借助其他媒体的刺激,走进文字的花园。网

络散文《寻找》,不但具有文字解说和摄影画面的交替,而且还附有优雅朗诵和动听音乐,从而增加了作品的渲染力。

(4)动画符号。动画视频的加入,表明网络文学正在消解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的界限。在网络新媒体中,各种艺术门类将逐渐整合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台湾须文蔚的多媒体诗歌《凌迟——退还的情书》,一个方框中不断跳动的不同颜色、大小不一、字体变换的文字,蹦跳着作者的诗句。网络整合文字、图形、动画、声音于一炉,这种接近影视媒体的创作文本,较好地做到了网络技术和文学内容的融合。

### 3. 多语言媒介手段综合运用。

作家们孜孜以求所谓“跨文体”写作,在网络时代已经易如反掌地真正得以实现了。这在以往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传统文学文本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这种以文字物质媒介下的传统文学作品作用于接受者主要依赖于两样基本的东西,即作者文字表达技巧和读者的形象思维能力。而网络文学对这两样东西的倚重大大减弱。直观材料的介入使得阅读具备了一种逼近真实的实体感。

(三)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文本的封闭性与自足性的破坏与颠覆,文本呈现无限开放性

#### 1. 网络文学文本的超文本性

网络文学的文本最大特点就是其超文本性。1999年,美国小说家摩斯洛坡在新作《雷根图书馆》(ReaganLibrary)中,尝试了随机跳转技术在文学中的运用。在跳转时,由计算机随机从多个被链接的页面中选定一个跳转,这样,便形成一个多向路的叙事。读者在每一次阅读中随机的跳转都会形成不同的文本对象,从而产生不同的文本意义。超文本是网络文学文本的核心和最主要表现手法,真正的网络文学就应该是超文本文学。超文本可以改变思维方式和文学文本的基本结构,其信息空间完全不受传统书籍二维物理空间的限制,要表达一种情感、观念,或描写某种情景,可通过一组多维指针来进一步延伸或补充。各种观念都可以被打开,从多种不同的层面予以详尽分析。这就要求作者具有更大的艺术想象力,考虑读者的多元化欣赏需求。文学文本范式中旧的二维的平面转化形态被颠覆,三维立体或四维动态,人物和故事的发展模式等呈现出多向路的复杂的新的态势,它提供了文本结构流动的多方向可能。每一种方向都带有独特的个性化色彩,从而形成独特的解读方式。这将大大扩容文学文本的艺术想象空间和历史文化内涵,从而使网络文学作品具有超越传统文学文本的巨大艺术魅力。

#### 2. 网络文学文本的交互性与开放性

交互性的作品建构是网络文本的又一特征。传统文学作品欣赏,常常是单向度的。读者虽然具有充分的艺术想象和创造空间,但对另一极的作者,却无法进行沟通和施加影响,也不能改变原创作品的形态。而网络文学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美学欣赏的交互性,使作者和读者相互沟通。作者可以在网络上对自己作品进行解说,回答读者提问,并提供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创作动机。读者可以直接参与作品的创作,改变作品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命运和事件结局。网络真正的力量在于互动性,互动性使人们对作品、主题、趋势和当中的想法产生兴趣,同时让作品有生命,不断进化,维持使用者(读者)的参与程度。

网络文本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互为推动,向前发展,这就使得文学离传统定义下的本体特征越来越远。网络文学的最大魅

力,也是对传统文学本质性冲击最大的一面,就在于其文本的开放与互动性。读者不仅是个被动的阅读者,反而可以是个主动的创作者,这是网络文学特别诱人的地方。网络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其开放性和广域性为广大的文学爱好者甚至准爱好者提供了尽情表现的舞台,呈现出真正的“创作自由”态势。

网络文学中的超文本、开放性冲破了传统作品的结构封闭、彼此无关相这一局限,使众多文本互联为一个大文本系统,消解了传统文本结构的边界,使其呈现出更为开放态势。它还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开放性结构,处于多个维面的交叉点上,向多重时空辐射和伸展,具有无限大的结构空白和读者参与创造的浩瀚空间,从而使真正的个性化鉴赏成为可能,同时也将消解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线,也是构成文本特征中值得探讨重要元素。

## 三 结 语

要言之,在电子网络时代,对人类感官的开发和欲望的刺激造成新的升级,使传统文学文本的美学效果,已很难做到电子媒介对受众构成的感官满足、欲望宣泄方式或与其它“心灵习惯”的契合。因此贴近适合现代受众口味的网络文学,无疑已经拥有自己的半壁江山。网络文学文本可能还会在大程度上通过自身本范式层面的变异,适应电子时代的受众,这将是文学文本永远面临挑战的问题。不管人们的目光关注与否,网络文学自身也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进行多种文本变革及文体变异,并以其独有的文本的个性比如艺术的异端或文字的另类,借助与新兴现代网络媒介构成的亲和默契关系,并以其为平台,争取着网络文学文本的存在地位的巩固。

网络文学的探讨,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新领域。随着网络的延伸和普及,网络文学带给传统的主流文学的冲击与颠覆,不仅仅只是在文本范式层面上,它必将多角度、多维度地冲击消解与传统文学的界线,最终成为这个网络时代的不可忽视的文学形态,这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提出网络文学范式的建构这一范畴的探讨,既有助于在实践中增强文学创新的自觉性,又有助于在文学理论上增进对当前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互渗现象的理解。探索真理是我们文学人的一棵永恒的诗心。

注:

黄鸣奋:《网络华文文学刍议》,文化研究网《网络文化栏目》2003年4月9日。

李夫生:《网络对文学本体的挑战及对策》,中国文学网。

参考文献:

[1]李夫生:《网络对文学本体的挑战及对策》,中国文学网。

[2]李自芬:《网络文学与文学本质》,《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3]常焕辉:《网络媒介下的阅读群体对传统文学作品解读异化现象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网络文学的七种武器》,《北京日报》。

[5]李静宜:《论电子时代文学文本的表征》,《莽原》,2003年第3期。

[6]米翠伟:《网络传播媒介对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及其意义》。

(责任编辑:吴正锋)